

国际反腐败问题研究

权力与腐败

—政府和大企业的腐烂核心

〔英〕斯蒂芬·莫尔 著

POWER AND
CORRUPTION

STEPHEN MOORE

新华出版社

权力与腐败

——政府和大企业的腐烂核心

[英] 斯蒂芬·莫尔 著

李锋 树林 译
郭瑞 王军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权力与腐败：政府和大企业的腐烂核心 / (英) 莫尔著；李锋等译 .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1
(国际反腐败问题研究)

内部发行

ISBN 7-5011-4751-5

I . 权… II . ①莫… ②李… III . 廉政建设 - 研究 - 世界
IV . D5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6590 号

Power and Corruption

Copyright © 1997 STEPHEN MOORE/VISION PAPERBACK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VISION PAPERBACK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1999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权力与腐败

——政府和大企业的腐烂核心

[英] 斯蒂芬·莫尔 著

李锋 树林 郭瑞 王军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17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751-5/D·754 定价：18.00 元（内部发行）

（提请读者注意：本书正版封底均贴有防伪标志）

导 言

大多数犯罪都留有痕迹。在一连串武装抢劫中也许会出现一定的模式，一份签名会使一宗复杂的诈骗案中伪造的文件原形毕露。但腐败是一种暗中滋长的犯罪，它留下的只不过是“雾化尾迹”，常常是没有铁证让调查者去追查，仅仅是怀疑而已。

我对腐败研究着迷已 10 年有余，我对它的兴趣逐渐增长，直到可以理所当然地称为热情。我对腐败调查的直接参与告诉我，几乎没有一种罪行比检举腐败更难的了，这些困难中有追查蒸汽尾迹的困难，有证实罪行的困难。部分原因是由于腐败是一种两厢情愿的罪行，而且影响面广。受贿和行贿双方都不会认罪，除非他们彼此闹翻，或者是作出的无耻决定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即使到那时，在法庭上证明共谋的困难常常意味着罪行得不到制裁。

腐败意味着每个人都遭受增税之苦，丧失商业机会，但事实上很少有人意识到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或者了解他们正在被欺骗。这本书是试图尽我微薄的力量来纠正这种失衡，帮助公众认识到腐败是一项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罪行。我和其他许多调查者认为，只有当公众真正义愤填膺时，社会才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防止腐败的产生。

但是，并非只有明白无误的腐败才会损害企业界、政界和国际商业界。各种“脏事”（自己捞钱、任人唯亲、篡改规则、政治家或公职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传闻导致的不信任气氛同样会造成损害。

本书中记述的许多行为显而易见是非法的，另一些行为虽然貌似合法，仍引起了公众的不满，正是这些极端行为确立了本书的研究范围。在非法活动与脏事之间有大片灰色地带，很难确定其边界，这正是公私利益的模糊之处。腐败正在损害着民主制度，最近曝光的公务活动中的“不适当”行为同样如此。不幸的是，脏事正在英国和全世界众多政治制度中流行着。

斯蒂芬·莫尔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天堂里的腐败	1
第二章 源远流长的罪行	18
第三章 全球警讯	38
第四章 选战资金	61
第五章 外来收入	82
第六章 看门人	108
第七章 来路不正的油水	131
第八章 危险领域	148
第九章 武器	165
第十章 有组织犯罪	179
第十一章 造成的破坏	194
第十二章 腐败揭发者	205
第十三章 反腐败措施	217
第十四章 中国综合征	244
第十五章 陪审团不在场	255
编者的话	269

第一章 天堂里的腐败

“你当小偷迟早会蹲监狱。你当大盗却会当上皇帝，死后不进名人纪念堂。”

——尤金·奥尼尔《琼斯皇》

这是一个足以让特工 007 詹姆斯·邦德立即出动的情况：加勒比海中一个风光旖旎的小岛落在一个邪恶的犯罪团伙手中。

在伊恩·弗莱明的小说里，一个名叫斯佩克特（幽灵）的邪恶团伙控制了小岛，而邦德则挽着漂亮姑娘，喝着烈性鸡尾酒，用瓦瑟牌手枪消灭了歹徒。

90 年代的现实竟然和小说同样栩栩如生。

美丽的加勒比岛屿阿鲁巴只有 5 英里宽、20 英里长，有居民 6.5 万人。该岛被西西里黑手党分子“买下”。黑手党党徒控制了岛上的所有重要事务，警察、政客、海关以及银行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黑手党在这个独立王国里独揽大权，为腐败提供了绝妙的机会，其

规模是前人无法想象的。

阿鲁巴距委内瑞拉海岸不远。在地理大发现和大征服时代，西班牙人忽略了它。虽然它的白色海滩逶迤漫长，景色优美，但它仍然被西班牙人说成是“不毛之地，毫无用途”。结果，它落入荷兰人手中，成为第六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一部分。

阿鲁巴死气沉沉，不为世人注意，却成了黑手党在加勒比沿海的世外桃源。多年来，他们悄悄地占有小岛，将它变成走私可卡因的窝点。与此同时，他们收买了当地官员，通过当地银行“洗钱”，将他们在世界各地走私毒品、敲诈勒索、谋财害命和组织卖淫而获得的黑钱“洗白”。

有关当局只是在委内瑞拉警察突然袭击首都加拉加斯的黑手党办公场所后才发现了他们的踪迹。调查人员搜查到的电脑软盘记录了西西里黑手党最危险的团伙之一——孔特雷拉斯家族的非法交易情况。孔特雷拉斯家族的人在委内瑞拉居住多年，每次去阿鲁巴度假都呆上很长时间。搜查到的软盘和其他文件表明，他们在加勒比海的活动并不仅仅是晒晒太阳。

警方获得的资料可以证实，黑手党拥有和操纵了阿鲁巴岛上 60% 的生意和经济活动。

美国当局迟迟搞清楚发生的事情后，竟发现自己对此几乎无能为力。他们把最昂贵的卫星之一改变了轨道，“定点”在小岛的上空，发现了加勒比海中走私者

的小船和可卡因的藏匿地。英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一宗可卡因走私就是经阿鲁巴转运的。

调查人员因此认定，黑手党不光想把阿鲁巴作为腐败与犯罪的完美基地，而且想让其充当他们逃避法律制裁、避免被引渡到美国、欧洲尤其是意大利的避风港。

调查人员的担心很快就被证明是有理由的。1992年9月，委内瑞拉同意向意大利引渡三名最危险的孔特雷拉斯兄弟——吉塞佩、帕斯瓜尔和保罗。这三人以“黑皇帝”闻名，从走私毒品中得到的收入令他们每人的身价高达10亿美元。他们回到意大利后被立即逮捕，并被关进戒备最森严的皮亚诺萨监狱。

调查人员声称，“黑皇帝”参与了令世人震惊的谋杀乔万尼·法尔科内大法官的活动，该法官是在安排好引渡他们回意大利后不久就被炸身亡。他们还谋杀了法尔科内的继任者保罗·博尔塞利诺。

据美国缉毒署的调查，孔特雷拉斯家族是攫取阿鲁巴的主要角色。80年代初期，“黑皇帝”在“漂亮的”夫人们的陪伴下，频频光临该岛。随后，一连串疯狂的购买活动就开始了。当地人士说，他们起初过着简朴的生活，对自己的手下人态度和蔼，也不摆阔。与此同时，他们想方设法购买餐馆、银行、旅店、咖啡馆，涉及当地的各行各业。

几乎可以这么说，团伙犯罪对这个地区并非是什么新鲜事。从几个世纪前的海盗，到最近的逃避债务的诈

骗犯和洗钱者，每一个罪犯都想在加勒比地区找到藏身之地。阿鲁巴十分爽快地接纳了这些带着新投资项目的客人，地方政府对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概是害怕报复。偶尔也有例外，1988年，一名黑手党分子被捕，阿鲁巴当局为此向荷兰请求军事援助，以寻求保护。荷兰十分认真地看待这项请求，派来了一艘满载士兵的护卫舰。

阿鲁巴发生的事件表明，尽管黑手党在世界各地的势力已经受到打击，但他们从团伙犯罪中得到的收入，以及隐藏、“漂白”这些收入并将其用于腐败活动的能力，仍然对国际秩序构成巨大的威胁。

世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意味着每一天都有数量惊人的美元在全世界流动，从而导致无法有效监管黑钱的流动。腐败的诱惑力与日俱增，腐败的手段也层出不穷。

意大利黑手党、日本地痞组织野寇嵒、中国三合会，以及南美贩毒组织控制的毒品贸易额，相当于一个大国的年财政收入。被收买的政客和各级执法人员从黑道上得到的金钱或许比他们一生靠诚实工作所获得的报酬还要多。犯罪团伙对权力的野心既迫切又庞大，而且他们拥有达到目的所需的经济实力。

阿鲁巴或许可以算是一个小小腐败国的典型，而腐败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在较大国家也并不鲜见。尼日利亚在对付腐败及行贿受贿方面，显得束手无策，令她的国际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最近尼日利亚的一家大

型杂志在封面上刊登了几幅伪造英国护照的照片，题目是：“我们为什么如此腐败？”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尼日利亚的问题源于她脆弱的政治体制，该体制受到想在那里做买卖的贪婪者的系统损害。

人们认为，尼日利亚的基础产业——石油、天然气、通讯、发电厂和航空，既无效率又腐败，自 1994 年就受到特别小组的调查。金钱到了那里似乎就简简单单地消失了。

尼日利亚最近公布的一份官方报告，调查了该国军事统治者在 1988 ~ 1994 年间是如何花掉 120 亿美元石油收入的。这些钱被置于特殊项目帐号，以接受海湾战争带来的意外之财。报告声称，该笔钱在 6 年里花在既非急需又无法回收的投资项目上。

在发展中国家里，腐败之风盛行。本应用于纾缓贫穷、建立基础产业的金钱，却被用在官员们有私人利益的项目上。

为了查明尼日利亚腐败的程度，我求教于弗朗切斯科。这位身材魁梧、举止优雅的意大利人，现在生活工作在伦敦。前几年，他作为一家大型建筑公司的地区经理，在尼日利亚工作。他先是要求不要披露他的姓氏，然后就无精打采地回忆起他在那个国家的时光。“在尼日利亚，腐败确确实实是地地道道的、彻头彻尾的地方流行病。它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你可以设想，每一个想在那个国家获得合同的人都要行贿。”

在弗朗切斯科第一次从意大利去尼日利亚时，有人提醒他说那像是另一个世界。“那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冲击，但很有挑战性。由于你只是不想被打败，因此那里很有吸引力。不过，你无法改变什么。我知道，远东和拉美相当腐败，但与尼日利亚相比就算不上什么。”

弗朗切斯科的公司做的是大项目——他要求不要太具体——而且要花上大笔的金钱去行贿，以获得和维持合同。一位和他关系最密切的同事被指定去行贿，“他会在路边的一棵芒果树下的阴影里和某人会面，交给他一个里面装有三四十万美元的袋子”。

如此规模的贿赂只付给最重要的人物。弗朗切斯科证实了接受贿赂的那个人是这个国家资历最深的政客之一。“这位政客会拿走他的那一份，差不多是 20 万美元。然后，他用其余的款项贿赂他的政党里的其他人。这简直是一场恶梦。”

从刚刚开始安排合同项目起，各方就开始考虑贿赂的价码。是公开的吗？“贿赂是不会以直接的方式讨论的，但这是生意的一部分，是有特定的标准的。他们知道可以捞到多少，我们也知道必须付出多少。”

“如果他们不高兴，他们就会说无法让我们得到想要的一切，讨价还价就这样开始了。我们会先计算出开销，再计算出需要多少钱用于贿赂。所有参与者都贪得无厌。你得给建筑师送钱，给政客们送钱，给承包商送钱，给每个人送钱。”

“有时候，承包价格的一多半都用于行贿。二级承包商向一级承包商行贿，一级承包商又向政客行贿，每个人都在向他人行贿。建筑师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任意指定承包商。这是因为每个建筑师都认识某个军方首脑人物，完全是个人关系在起作用。”

“我认识一位建筑师，他是我的朋友。他索贿的方式非常优雅，令我感到很新奇。他说他在伦敦看到过一座罗丹的小雕像，十分喜欢。这就是说，他该得的那份就是那座雕像。他不愿要脏钱，却得到了那座价值1.5万英镑的雕像。由于贿金数额巨大，西方公司很难做账。我们通常将它说成是付给帮助获得合同的中间人的佣金。”

弗朗切斯科认为，腐败在那里是几乎无法避免的。“道德堕落是因为人们为了生存必须去捞钱，而且必须多捞钱，因为通货膨胀十分严重，捞得少是毫无意义的。贿金最好是外币，他们希望在国外存钱，因此我们就把贿金直接存入伦敦或瑞士的银行帐户。”

“一位尼日利亚富翁在拉各斯建造了一幢豪华公寓大楼。他总是问：他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他会要那些为他工作的承包商提供好处，这好处的一部分是当地货币，一部分是存入他的外国银行帐户的外币。你要明白，在尼日利亚用当地货币捞钱是不行的，那种货币很蹩脚，没价值，就像莫斯科的卢布。”

弗朗切斯科说，腐败给尼日利亚社会各阶层打上了

深深的烙印。他认识的一位政府部长设法让尼日利亚的全部石油出口收入都从他个人的银行帐户转帐。“这笔钱有数十亿之多。他会说‘那又怎么样’，钱不过是走他的账而已。然而，即使这笔钱在他的账上只存一天，也有不小的利息收入。这成了做买卖的正常方式。”

“任何有一点政治权力或影响力的人都可以指望得到回报。几个月前，我打算回尼日利亚一趟，便向一位出生在那里的朋友打听应该怎样应付这种局面。他告诉我，这个人‘牙齿很长’，那个人‘牙齿更长’，这意味着他们索要贿金的多少，他们就像是鲨鱼。所有的人都这样捞钱。”

腐败现象屡见不鲜。有一次，弗朗切斯科打算离开尼日利亚，但航班座位已经订满了。“我排着队，旅行支票、护照和所有东西都放在前面的柜台上。这时，一个小伙子从后面推了我一把，我转身看了一眼，再回头时发现所有东西都被偷走了。周围有数千人在走动，根本无法把东西找回来。我不能就这样等下去，于是去找泰格（虎）。”

泰格是拉各斯的知名人物。他是个瘸腿老人，总是拄着拐杖在机场附近活动，“是机场地区你可以依靠的、能把事情搞定的三个人之一”。弗朗切斯科在尼日利亚的时候，泰格已经很老了，处于半退休状态。不过，他的生活就是在机场周围游荡，帮助像弗朗切斯科这样的人解决难题或者贿赂官员。腐败使他有了生存价值。

“泰格是‘我们的人’，”弗朗切斯科说，“他为我们的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干活。他是位顶尖高手，是尼日利亚三大部族之一的约鲁巴人，该部族信仰伊斯兰教或基督教。泰格通常穿一件约鲁巴族传统的花衣服，戴一顶传统样式的帽子。一些岁数比他小的人也干同样的活，但都不如他，有些事他们办不了。泰格却无所不能，他就像是一只极为沉着的老猫。无论什么时候你在机场遇到麻烦，都可以去向泰格求助。”

很明显，这个活有油水。“有许多小伙子和现场的官员为泰格干活，他付给他们报酬。有时，我不想让那些官员检查我的行李，因为我带着精密钻头一类的工具，按当地规定这属于进口物资，需要上税。还有些时候，公司的技术人员要带进贵重的设备和样品，我就从意大利打电话给公司，让人去找泰格，协助他通过海关。他只要给有关官员按照级别高低付点小费，也许还不到5个英镑，就可以让我们过关。”

弗朗切斯科接着讲护照和旅行支票被偷的往事。“我问泰格能不能使我在丢了护照和支票的情况下通过海关，我说我的办公室会付钱给他。因为我身无分文，他还给了我20奈拉。他把我带到护照检查台旁，让我等着。他先去和某人说一说，然后再让我去和另外一个人说一说。我将钞票折叠后握在手里，这样别人就发现不了。我走到那个官员跟前，在握手的瞬间将钞票塞给他。他笑了笑，就挥手放我过关了。”

“对于首次抵达这个国家的人来说，遇到这种情况不啻是一场恶梦。我就知道有人在机场被偷后只会说：‘没办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还没出机场就飞离了这个国家。”

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人会永远平安无事。“如果检查站的警察拦住你，你最好是给他们钞票而不是和他们争辩。他们盼的就是贿赂，那是生活的一部分，完全是一种流行病。我会给他们一把奈拉（或许值 10 英镑）。如果你打算讨价的话，也可以少给一些。不过，他们可带着枪呢，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警察一般只要奈拉，中级官员既要奈拉也要美元，而高级官员就只要美元。贿金总是尽量先用奈拉支付，因为奈拉在国外一文不值。”

弗朗切斯科笑着回忆起一件可以佐证这条规律的极不寻常的事情。“一天，我随身带着一个装满钞票的大袋子，打算给工人们发薪水。当我们行驶在通往拉各斯的立交桥上，正在给清真寺拍照时，一辆车子盯上了我们。坐在车里的人向我们挥动着警官证。但这说明不了什么，因为抢劫者会从士兵和警察那里买这样的制服。”

“我让司机加速摆脱他们，因为我认为他们都是贼。他们开始在后面猛追，其中一个人还拿着枪挥舞着，我们把车开得更快了。最后，他们在一环形广场截住了我们。”

“警察动手殴打我的司机，把我推来搡去。我胸前挂着照相机，我说不想把相机交给他们。他们就说我是

间谍，把我带往秘密警察总部。路上，交通十分拥挤，堵车时我们停在了我的一位去上班的意大利同事的车旁，我向他大喊大叫，我实在是吓坏了。”

“他们把我带进一间办公室，我想肯定免不了挨一顿狠揍。于是，我就入乡随俗，试着贿赂他们。我打开装钱的袋子（里面大概有 5000 英镑），将钱全倒在桌子上。他们都很年轻，工资很低，但其中一个人让我把钱收起来。他们表现得十分正经无私。”

“我吃惊不小，通常他们表现得很有教养，态度和蔼可亲，是因为他们想索取钱财。不管怎么说，他们让我给我的助手打电话，把护照取来。然后，他们扣下了护照，释放了我。我最终只用了一瓶威士忌就收回了护照。”

“拉各斯是一个疯狂的城市，人们很容易被汽车撞倒，因此需要找一位当地的司机。我会让我的司机从阿布贾开车去卡杜纳拿电池，或者给建筑师带草图。在 200 英里的回程路上，他会收钱让人搭便车。这很正常，但他从不承认。这很有些企业家精神。”

“尼日利亚人是西非的商人。在过去几百年里，他们还当过奴隶贸易的中间商。他们把其他非洲人送往海外当奴隶。和他们做生意很困难，如果你在拉各斯生意做得好，就可以走遍天下。一般来说，他们是好人，但许多人非常懒惰。他们不喜欢卖力气，或许这就是腐败盛行的原因。”

尼日利亚的政治体制也是腐败盛行的原因之一。弗